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

同治三年。甲子。七月。辛丑。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竊據管理霍呢邁拉扈四卡倫侍衛忠寅協理台吉等呈報。於四月初八日。聞得本卡西南地方。有帶軍器烏槍之俄人前來。侍衛忠寅等前往查問。據俄羅斯官員阿克達爾里明達里兵六十五人。同稱我們前來照看游牧。並無別意等語。時值參贊廣鳳巡查台卡。行抵哈喇塔爾巴哈台卡倫。即派忠寅前往該處。以善言理諭。令其退回。又據管理索果克五卡倫侍衛德祿等呈報。於本年四月十九日。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察罕莽岱報稱。

前來我們庫什業莫多地方貿易之俄羅斯緯霍爾依萬
拏俄文兩張言說由俄國雅什達喇城衙門額斯巴喇那
克給你們兩旗總管之文內言阿勒坦淖爾緯羅什拜巴
什庫斯吹河哈喇格木阿爾噶塔哈屯河及唐努烏梁海
游牧克木齊克等處均像俄羅斯游牧如有人言像中國
游牧拏送俄城等語又據章京蘇木那克言稱緯羅什拜
地加共來俄人八名看見三人伐木說此處像我們富足
俄人前來貿易居住我們伐木一千條工茶六十塊據同
行之五名俄人言說此處像我們俄國一名大喇嘛人前
來蓋廟居住各等語已飛飭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

察罕等。向俄人善言開導。靜候兩國分界大臣將疆界議定換約立界後。再行按照所分界限遵行。此時不可妄伐木植蓋房。致滋事端。

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奏。六月十七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呈。據駐管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呈報。於六月初八日。被俄國官兵拘去查閱哈屯河差官二員。扎薩克邦扎巴扎爾扎布一員。台吉一員。蒙古章蓋二員。兵十餘名。茲等接查來文。既稱滿洲委員。及扎薩克。均被俄人拘去。又稱係滿洲委員。及扎薩克呈報。亦未聲明該員等究係行抵何處。因何被俄人拘

去。努等報長莫及。屢難懸揣辦理。但事關俄人阻我查邊道路。人將委員拘去。若不妥為咨覆。恐釀成兵連禍結之患。當即限行咨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查照去歲科屬卡兵。曾被俄人拘去。旋即放回之案。就近速派妥員會同卡倫侍衛德祿等前往設法開導。令其將所拘官兵。趕緊釋回。其未經拘去之蒙古官兵。由該大臣妥為安置。總期鎮靜。萬不可稍涉張皇。是為至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等奏。接據科布多咨文。俄人搶去委員。及扎薩克等情形。廣鳳奎昌奏。俄人越界伐木各一摺。科布多所屬之霍呢邁拉扈卡倫。忽有俄人六十餘人。前來住紮。聲

言照料游牧人由該國雅什達判城衙門送來俄文內稱阿勒坦淖爾等處均係該國游牧等語其綽羅什拜地方復有俄人數名伐木聲稱該處係俄國富人前來貿易並有該國大判麻人前來蓋廟居住各等語西北分界事宜尚未定議前恐該國堅以常住卡倫為詞致伊犁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有礙諭令常清明誼等力與辯駁如該國不允則援條約內有西界商辦不限日期之語將分界事宜暫緩商辦以折其任意要求此次該夷率行越卡伐木並稱該卡倫等均係該國游牧恐其以分界從緣豫先侵占故為虛詞恫喝之謀並私行越卡以圖藉端尋釁該大臣仍當不動聲色飭令派出委員妥為開導令將越

界俄人趕緊退回。並告以界址未分。豈容俄木強占。致生事端。有傷和好。務須嚴詞拒絕。使之廢然思返。方為妥善。至該夷拘去查閱哈屯河委員。及扎薩克蒙古兵等十餘名。是否在卡倫以內。其因何起釁之處。何以並未據廣鳳等詳細馳奏。著廣鳳等一面將詳細原委迅行奏聞。一面設法開導。令將拘去弁兵即行放回。以免枝節叢生。該大臣等身膺邊寄。疊次諭令將各卡倫認真防範。何以仍任令俄人來去自如。並將查卡兵任意拘去。毫無準備。至此。嗣後該大臣等務各先為自強之計。於各處守卡兵役。嚴加整飭。有備無患。免致辦理諸形棘手。

麟興等又奏。據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呈到遵繪各旗游牧

圖誌人戶印文。奴才等詳加閱看。該處圖說所載。東自圖爾弼達巴哈起。西至沙弼奈達巴哈界牌止。即係唐努烏梁海游牧。計人丁總在兩萬餘口。奴才等因查烏里雅蘇台並無存有確切舊案。現在分界未定。恐其冒繪地面。有所希圖。是以詳查蒙古則例。內載自沙弼奈嶺。至額爾圖訥沙隄。以山陽為中國地面。又恰克圖東西兩邊卡倫。責令駐劄庫倫大臣。每屆十年。親往稽查一次各等語。奴才等當即咨查庫倫有無劃分邊界舊案。隨准該大臣照鈔雍正五年兩國使臣所換原約劃分界牌地名。咨送前來。奴才等戳其所載沙弼奈達巴哈地名。與唐努烏梁海。並委員筆帖

式雅爾哈所繪界牌地名。大略相同。所有例內開載沙鄂奈嶺。即是唐努烏梁海游牧內之沙賓達巴哈。似無疑義。前次該俄國送來議分清單。內載唐努鄂拉達巴哈。經奴才等查無似此地名。曾已聲明具奏在案。茲准前因。又與庫倫咨來舊案較對。亦無前項地名。或該俄人故撰此名。有意欺混。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覺。如果即指唐努山。不特與雍正年間。兩國大臣所換已定疆界舊案不符。且與十年新定條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往西字句。亦屬相背。總之俄人詭譎。久已蓄謀。彼非倉猝集事。不能遂其得隴望蜀之私。我必詳為考覈。方可破其假鬼作祟之念。

但該俄人動以和好為詞。又假以信義相結。今奴才等既已
查取庫倫照鈔原約。內稱有將兩國所分地面。開清繪圖
字樣。諒該處自必存有舊圖。相應請
旨飭下庫倫辦事大臣文盛。阿爾塔什達。速將已定交界圖誌。照
繪一分。或將原圖徑行咨送將軍明誼等。以備俄使前來。
特與會議。則該國無所用其狡詐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等奏。據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呈到遵
繪各旗游牧圖誌。東自固爾班達巴哈起。西至沙賓達巴哈
界牌止。即係唐努烏梁海游牧。麟興等因烏里雅蘇台並無存
有確切舊案。當即咨查庫倫。隨准照鈔雍正五年兩國所換原

約劃分界牌地名。核與委員所查。大略相同。似例載沙弼奈嶺即是唐努烏梁海游牧內之沙賓達巴哈。已無疑義。而俄國送來議單。內載唐努鄂拉達巴哈。疊次核對。均無此前項地名。難保非俄國故換此名。有意欺混。如果即指唐努山。不特與雍正年間定界舊案不符。且與十年新定條約所載地址。亦屬相背。請飭庫倫將交界原圖。咨送明誼等。以憑核對等語。俄人詭譎異常。所稱唐努鄂拉達巴哈。既查無此地名。非調取從前定界圖誌。以備俄使前來持與會議。斷不足以折服其心。庫倫自必存其舊圖。著文盛等速將已定交界圖誌。照繪一分。或將原圖徑行咨送明誼等。以備與俄使會議時。反覆辯論。詳明質證。庶

俄國不能逞其狡詞。是為至要。

甲辰。廣州將軍瑞麟等奏。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設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為

同文館。當經照所議行。現據李鴻章奏稱。上海已設立學館。廣

東亦應仿照辦理等因。欽此。經前署督臣晏端書。咨商李鴻章。

鈔錄上海設館開辦章程。並將粵省擬辦大概情形。於上

年四月十三日。附片具奏。現於省城大北門內朝天街。租

賃房屋二所。稍加修葺。作為學館。可省擇地建築之煩。並

免再稽時日。一面遴派鑲黃旗漢軍協領王鎮雄為該館

提調。並委正白旗漢軍防禦談廣楠。候補縣丞湯森。為館

長。查有江西南豐縣翰林院編修吳嘉善。品行端潔。文理優長。堪為漢文教習。又美國人諱順。精熟西文。人亦體面。堪為西文教習。均已延聘在館。分司訓課。即在廣州駐防滿漢八旗。向習清書繙譯子弟內。揀選資質聰慧。年歲二十左右者十六人。又訪擇漢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四人。共肄業生二十名。選入館中。於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開館。認真學習。逾年考試甄別一次。若該生於中外語言文字。無所通曉。即應分別黜退更換。如在館三年。學習有成。即派充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其由繙譯官出身之員。著有勞績。均以府經歷縣丞升用。旗員願就武職

者。以防禦升用。俾資鼓勵。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願入館附學。亦准公正官紳保送入館。一律訓習考試。仍定額十名。示以限制。所需館租廩餼薪工等項經費。每年約共支銀四千八百餘兩。由臣毓清在於粵海關徵收船鈔項下。酌量提撥。移送支用。按年彙冊報銷。以歸覈實。其一切條款章程。均循照總理衙門原議。及上海定章。並就地方情形酌中擬議妥辦。臣等仍隨時督飭嚴密稽察。斷不准有影射傳習天主教等弊。並按期考試。分別激勸。務令精心研究。奮力學習。將中外語言文字融會貫通。期著成效。以

仰副

聖主勤求實學。化育人才至意。所有擬議章程十五條。謹繕清單。

恭呈

御覽。

御批。該衙門議奏。

廣東開設同文館章程

一學館已租賃省城北門內朝天街房屋二所。作為廣東同文館。議定每月租銀一十七兩二錢六分。將來如有遷移。加增。總在二十兩以內為度。

一同文館設立提調一員。由廣州將軍在協領各員內遴派充當。以資統率。另設館長二員。旗員用防禦。漢人用佐

雜經理館務

一同文館延請漢文教習一人西洋教習一人取能通算學有裨西學之實用者每日巳午未三時由西教習訓課早晚各時由漢文教習訓課仍隨時兼習清字清語以重本務另添設背書分教習二人由廣州將軍於駐防文生員內選派赴館俾資誦習

一同文館肄業生額設二十名內旗人十六名漢人四名年各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揀選世家子弟之聰慧者送館肄業

一同文館肄業生由旗漢各紳保舉提調總數保舉人數

酌定等第。先挑選二十名入館肄業。仍挑選存記二十名。以備肄業生或有事故。挨次挑補。

一○同文館肄業生二十名。每年甄別一次。其於西洋語言文字。無所通曉者。即行撤退。挑選更換。

一○同文館肄業生。以三年為期。能將西洋語言文字繙譯成書者。分別派充將軍督撫監督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其由繙譯官出身者。以府經縣丞為升階。旗員願就武職者。以防禦為升階。

一○同文館肄業生。每日卯刻入館。酉時出館。其願住宿館中者聽。或因事乞假。先向館長報明。違者撤退。其因事出

館者。館長即回明提調。另行挑補。

一〇旗漢年逾二十之舉監生員。及候補流寓人員。有願學西洋語言文字者。准其呈明提調。或由地方官紳保送。入館學習。火食由其自備。仍以十名為限。

一〇同文館一切事宜。及肄業生出入更換。由館長呈明提調。隨時申報將軍督撫衙門稽核。

一〇同文館經費。由粵海關監督衙門籌撥支放。所有一切事務。及延請西洋教習。關訂漢文教習。應即歸監督總理。

一〇漢教習束脩。每年四百八十兩。紙張筆墨書籍等項銀。每月四兩。西洋教習束脩。每年一千二百兩。外國紙張筆

墨銀。每月十六兩。背書分教習二人。每年各給膏火銀三十六兩。通事勞金。每年四百八十兩。提調薪水。每年二百四十兩。館長薪水。每年一百二十兩。書寫廚役。月各給工錢三千文。門役打雜。月各給工錢二千文。閏月俱照數加給。均由館長領放。

一。漢文教習館長。每日飯食錢一百二十文。肄業生每日膏火銀一錢。書寫二名。廚役二名。門役二名。雜役二名。及僕從人等三名。每名每日飯食錢八十文。均由館長領放。

一。同文館每月考查一次。一等二名。每名賞銀二兩。二等四名。每名賞銀一兩。一年約需獎賞銀八十八兩。

一。同文館歲修房屋。添補什物油燭紙張。每年約需銀二
百兩。

御批。覽。

兩廣總督毛鴻賓奏。同治元年十二月間。法國派武弁一
員。兵丁十五名到粵。請照英國成案。酌撥撫兵。交給教練
等情。由前署督臣晏端書節次附片奏報在案。茲據法國
署領事判慕申牒。接到該國來文。請將前派來粵教練洋
槍之武弁兵丁全行調取回國。定於同治三年六月十三
日。將教練之旗兵及洋槍器械等件。交還廣州將軍查收。
該國弁兵。即候船回國等語。臣與廣州將軍臣瑞麟公同

悉心體察。法國教練洋槍之弁兵。原係自行派来練習。今
既自請撤調回國。應即准如所請。以順遠人之情。所有前
撥出之旗官六員。旗兵三百名。即撤令各回本旗。照舊操
防。洋槍等項器械。亦即點驗收回備用。其薪糧經費均於
六月十三日截數停支。謹會同廣州將軍臣瑞麟署廣東
巡撫臣郭嵩燾恭摺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毛鴻賓又奏。英法兩國教練洋槍兵。亦猶用中國步伐止
齊之法。其縱橫開闔。不及中國陣勢之變化。而其勤於訓
練。號令整齊。則為洋人所長。中國之兵。歸其教練。進退左

右。一聽洋人指揮。而其兵頭充當教習。每月薪工。恣意開銷。所費不貲。又於訓練之兵。故示優異。臣等深念沿海各要地。皆有訓練洋槍名目。恐要結把持。侵我兵權。意稍得其演習火器之法。卽應設法與商。仍歸中國兵弁。自行操練。茲幸法國先將其兵頭撤回。使臣等隱衷不待明言。而彼此各得所安。實深意外之幸。據該領事別募之意。尚欲酌留兵頭一名。照常教練。臣等以該國旣令撤回。若再酌留訓練。尚須請

旨遵辦。委曲煩難。不如全數撤遣回國。婉言開導。均已照准。其挑選訓練之旗官六員。旗兵三百名。臣等公同校閱。步法心

手。俾為相習。進止均合程度。應即歸入將軍各衙門勤加訓練。仍可推廣。令各旗官挑選各旗兵。次第操演。但須各將領能如洋兵教練之勤。中國陣法成式。生動周密。無在不可師法。臣等日前咨會提鎮劄飭各協營。按照領兵挑選數成。約束訓練。猶恐各該將弁。因循玩廢。積習相沿。仍須時常加意。督率辦理。而廣州將軍臣瑞麟現與左右都統。按日操練旗兵。頗為勤實。此項法國兵頭口糧經費。應即截支。其各洋槍兵津貼口糧。臣等仍擬酌量成數。撥交將軍衙門。以備犒賞之資。使不至於曠廢。俟軍務告蕆。軍需撤局。即行截止報銷。以示限制。臣與廣州將軍臣瑞麟

署撫臣郭嵩燾悉心商酌。意見相同。謹合詞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酉。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據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報稱。於本年六月初二日。有俄羅斯大官一員。俄官四員。隨帶俄人十名。來至本卡。言稱親見侍衛後。令我們一個俄官到城上親見科布多參贊幫辦大人等語。侍衛再三開導阻止。竟然不理。若甚強逼。必還光肇端。無法攔阻。初七日到署要求見面。奴才等公同商酌。若不准見。恐多延時日。致滋別節。隨令當堂相見。該俄官言稱我係古斯達非齋之子。名安達嘍。奉我們察幹汗差派。執

持印文來科。覲見參贊幫辦大人面議。意欲在科通商。本年夏秋。執持印票。若來貿易。不得禁阻。言畢取上鈐俄印俄文二紙遞來。我等答以此係爾國之印文。未鈐有中國之印。我等不能遵照。反復辯駁良久。該俄官堅欲十月二十後。即來貿易。我等告以索果克卡倫。並非通商之口。科城所屬各卡倫。亦均非通商之路。該俄官說兩國而今和好。各處貿易。有何不可。我等答以既言和好。俟本大臣奏

明我

大皇帝奏

旨後。准否由此路貿易。知照爾等遵行。但此時不得由此路前來。

言至此。天色已晚。令俄官等退去。即飭廳官嚴諭大小各
鋪。概不准買其各物。以免他日有所藉口。初八日派章京
諾敏前往告知俄官。令迅速旋回。俟奏明准與不准。知照
遵行。並令告俄人。爾等所賣之貨。蒙古應用之物甚稀。即
帶貨而來。我們街市買賣無多。亦不能與爾等交易。豈非
徒勞往返。俄官問等待幾時。告以三箇月後。知照貴國。俄
人等於初九日起程旋回。察俄人情形。忽倨忽恭。說話叵
測。雖議來科貿易。不無窺伺事機情事。若常川由卡出入
貿易。與各蒙古等雜處。日久與邊界地方。大有關繫。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住京公使。令其迅速轉飭

該國俄官。務將此項俄人收留。毋得再越邊卡。如欲赴科布多蒙古地方貿易。應有本國邊界官執照。內用俄字漢字蒙古字鈐印。並註商人姓名貨色包件駝牛馬匹數目若干。由例應通商關口而走。不得由他處繞越。本處見有中國俄國印照。不妨遊歷貿易。斷不准在蒙古地方設立行棧。以符條款而昭信守。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亥。通商大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於六月初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丹國換約屆期。請派員互換一摺等

因欽此並奉到摘錄
諭旨一道當即恭錄行知李恆嵩劉郇膏敬謹遵照居時妥籌辦
理並飭江海關道丁日昌幫同照料去後惟於未奉
諭旨之先丹使已赴津候
旨旋即折回並經赴滬留製洋火器之護單參領薩勒哈春由津
賫到條約各本據飭劉郇膏暫為收存即於六月二十二
日據丹國領事者紫薇照會上海道以水師提督貝立現
經抵滬請轉致商定換約行臺時日續據英領事巴夏禮
來函訂期換約劉郇膏等查原奉鈔摺丹使係名璧勒今
稱係提督貝立恐屬兩歧詢據通事稱係繙譯口音微有

輕重。並無別故。惟貝立到滬後。尚未備函先來拜晤。未便遽定換約日期。當公同議定。在於上海城內通商大臣行館舉行互換。其日期仍候會同西商等語。先後備文分別照覆。貝立即於二十四日。偕英繙譯向查哩前來滬署。李恆嵩劉郇膏與之接晤。當將恭錄

諭旨給閱。次日、李恆嵩等前往該使處索看應換條約。內原定用印條約。另訂成本。外備英字條約。另用大紙書寫裝潢成函。鈐蓋該國主印信。並無原定約在內。劉郇膏等當面詰諭。據稱係照英文原定條約繕寫恭整。以示尊崇中國之意。並無別故。惟非原定印本。恐其中或有舛誤。當即告以

須得請示遵行。該使以該國軍務方殷。再三懇求。嗣又接據來文。請定於二十六日互換。劉郇膏等因該國現有兵事。該使急欲返棹。未便拘泥。再事羈滯。即備文照覆允行。屆時先約其齊赴上海道署會同丁日昌督同繙譯。將該使所帶條約。逐細校對。尚與英文相符。遂至通商行館。與巴夏禮等公同覆勘。屬將原定用印和約。補訂照繕和約之內。當場補蓋該副提督印信。並僉花押。該副提督亦無異言。當即互換收執。惟該使此次到滬。溯計去年五月定議一年互換之期。業已逾時。深慮中國或有反覆。杜口以天津往返耽延為詞。劉郇膏當告以

天朝素以誠信待人。既已議定換約。且遲延實屬有因。決不以偶爾愆期。致失大信。該使歡欣鼓舞。頓手稱謝而退。由李恆嵩劉郇膏會同稟報。聲明所換條約。隨即齎送。除飭趕速鈔錄一分。豫備刊刻。其原本即專送來蘇。俟有便員進京。妥令賫送總理衙門查收外。茲據鈔錄往來照會文函。並丹使等原文二件。先行遞送前來。臣查丹國副提督貝立。即璧勒。專為換約而來。因該國現有兵事。急欲事竣回國。李恆嵩劉郇膏辦理妥速。尚為得體。惟查布國上年在滬換約。備有會銜公文。載明處所時日。各執一分。即係劉郇膏經理。其公文先係布使列斐士擬稿。原屬狡執之詞。

劉郇膏與之辯駁删改繕辦。經前通商大臣薛煥奏明在案。究竟換約一事。以印本條約刊發通行為主。非以派換之員會銜公文為重。此次丹使既無饒舌之處。劉郇膏等自不必議及此項公文。詎於事竣後巴夏禮復以憑單未立為言。似屬從旁挑剔。實非本案緊要節目。如隨後有申陳前來。再飭劉郇膏丁日昌等與之辯論酌辦。隨時咨明總理衙門備案。現在互換竣事。合將前奉寄

諭。並鈔錄

諭旨一道。遵

旨敬謹繳還軍機處。並將李恆嵩劉郇膏與該使等往來照會文

函共六件。鈔錄清單。恭呈

御覽。

御批。覽奏均悉。辦理尚為妥速。巴夏禮嗣後有無申陳。仍著隨時

酌辦。不值與較。所繳諭旨。著留中。該衙門知道。

蘇松太道轉行丹國領事照會

為移請事。本月二十二日。准丹國領事者照會。照得本國

大臣水師提督貝。現經抵滬。互換前定和約。應請會同本

領事商定換約行臺時日。並請將貝欽差抵滬換約緣由。

轉致李提督劉藩司查照等因前來。除先照會者領事。俟

移請貴司商定行臺時日。還行知照外。相應移咨。請煩迅

速商定。逕行照會者領事遵辦。

李恒嵩劉郇膏照會底稿

為照會事。本月二十二日。准署蘇松太道丁咨准貴國領事者照會。本國大臣水師提督貝現經抵滬等因。到司准此。本司業經會商本提督。擬即在於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部院李行館。互換和約。其換約日時。仍俟會同商定可也。合先逕行照會。請煩查照。

巳夏禮來函

啟者。丹國欽差大臣貝。訂於本日五點鐘。前往貴署交換和約。應請轉致李提督届時尊臨為荷。

李恒嵩劉郇膏覆函底稾

啟者。頃接來函閱悉。丹國換約之期。並未會同商定。一切尚未豫備。本日斷趕不及。既經丹國貝副提督擬於本日五點鐘前來敝署。已轉致李提督屆時同來會晤。另行面商互換和約之期。以免多候。應請迅即轉致為荷。

貝立照會

為照會事。准六月二十三日來文。內開互換和約一事。擬在上海城內江蘇巡撫部院李行館互換。請為會訂日期等因。准此。後曾與貴提督司會晤二次。熟商。旋允於前訂之處互換。茲本提督擬於明日五點鐘在行館互換。為特照會。

李恆嵩劉郇膏照覆底稿

為照覆事。六月二十六日。准六月二十五日來文。內開擬於明日五點鐘。在江蘇巡撫部院李行館。互換和約等因。查貴提督甫經抵滬。原本和約。亦甫由
京師齎到。為期本屬匆促。聞貴國現有兵事。貴提督急欲返棹。既准定於二十六日五點鐘換約。自當允行。以示和好。即希貴提督屆時前往行館。本司提督當如期恭候。為先照覆。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廣州將軍瑞麟等奏廣東省開設學館章程一摺。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由軍機處鈔交臣衙門。臣等查該將軍所奏

廣東省設立教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章程。係仿照臣衙門同文館及上海設立學館各章程變通辦理。尚屬妥協。應即准其照辦。惟外國教習。僅止美國人譚順一名。查通商各國。以英法俄交涉事務為多。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亦以英法俄為要。美國文字。大略與英國相同。是以臣衙門分設三館。同時並習。廣東省與外國交涉事件。英法多而俄較少。是學習英法文字。實為粵省急務。今該省止延美國一人為西文教習。其英文自必其所素習。惟該教習是否兼精法俄兩國文字。可期一手教導。不必再設法俄文館。此層摺內未據聲明。應令該將軍等查明聲覆。至所稱

三年學習有成。即派充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由
繙譯官出身之員。以府經縣丞升用。旗員願就武職。以防
禦升用一節。臣等查上年二月間奉
旨。飭令庫克吉泰晏端書辦理設立教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係
令其於學成後。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今查該將軍等原奏。
於調京考試一節。未經議及。臣等公同商酌。該省同文館
學生。如三年學成。駐防滿漢旗人。應准作為繙譯生員。准
其繙譯鄉試。並文鄉試。其漢人世家子弟。應准作監生。一
體鄉試。並均准充繙譯官。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衆
者。即應遵照上年二月

諭旨。調京考試。挍以官職。以拔真才而收實用。

御批。依議。

庚申。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前據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報稱。俄人於六月十五日。由下江駕駛火輪船。載同原由內地前往傳教法士。飛奔松花江西上。稱赴三姓貿易。並送法士旋回。卡官攔阻不允。駛至拉哈蘇蘇地方。復經儘先協領訥爾吉差次迎見。登船力辯。始將法士人船。留在富替薪輪船回帆。並稱此來試探江水深淺。隨後必有雙輪火船。仍進松江等因。飛報前來。並准黑龍江將軍洛照。是月二十五日。有海蘭泡番。往見副都統關保通

事述稱。伊接嘎爾薩果幅劄文。因駐防東海奇礮闊邺圖畢爾郁托爾。欲與吉林將軍會晤。商辦事件。或派頭目乘火輪船進松花江。求給轉咨吉林。為其沿途豫備柴木。以侍船至等語。經該副都統據理開導。不歡而返等情。才等當即先後飛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與住京俄使據約剖辯。一面飛劄三姓副都統。督同該處儘先協領訥爾吉等。設法攔阻去後。旋據咨報七月初一日。法士杜柏隨帶洋人數名。旋抵三姓。據稱法士包姓等。仍在下江等情。是日並有俄人乘火輪船兩隻。隨帶板船一隻。駛至黑河口卡倫停泊。巡防官雲騎尉承慶。欲向理阻。該俄人不容近

前。僅以清語告稱。小火輪船內有大官石沙木勒幅同三品官車拉尼揚乜幅帶領小官九名。兵五十餘名。奉國王命。由三姓往見吉林將軍。議辦要事。大火輪船內。有大將軍。帶領大官十餘名。兵百餘名。特來護送闖卡。語畢遞給清字開寫人船數目一紙。即向松花江上駛。報經芬等添派員弁。處處嚴防。節節阻止。並調署阿勒楚喀副都統德英選帶兵勇。順江迎阻。嗣據富尼揚阿報稱協領富慶等迎至霍悦洛處。向其阻止。堅不允從。復經防禦萬澤在尼音蒂嘎地方。登船與語。而該酋石沙木勒幅託睡不見。當與俄官車拉尼揚乜幅照約理論。據稱持有公文。必須往

見吉林將軍面稱。非來貿易等語。許以將文轉遞。執意不從。並於沿途觀繪山川形勢。人經二品頂帶協領永祥馳往迎阻。亦復不允。俄酋獻出文一紙。飛送到省。詳加披閱。係用清文俄字。開寫官兵人數。述及欲來吉林。聲明由三姓進省。如遇水淺。輪船不能上駛。即就陸路遄行。為其籌備車馬。伊必給貲等語。當經永祥嚴詞拒阻。不聽。詎意近日霪雨連綿。江河漲發。該酋竟乘火輪船一隻。據報已於本月初九日。行過胡爾哈河向小古洞河一帶上駛等因

奴才等伏查俄人貪鄙成性。詭譎多端。屢欲闌入三姓通商。而於吉林松花江尤垂涎窺伺。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今果藉稱公事。舊意要求。越境恃強。乘船深入。節經理阻。置若罔聞。現既駛越三姓上游。距省垣不過數百里。輪船迅疾。旦暮可至。雖稱會商公事。難免包藏禍心。拒之過嚴。固恐藉端生變。示之以弱。必肆無厭之求。第既有約在先。斷難自我開禁。惟有據理辯論。隨機應變而已。除派委員並飭所屬揀選兵勇。布置防閑。並將節次咨報情形。暨俄人來文。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逕向俄國住京公使按約剖辯。轉飭即日回國外。理合恭摺馳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綸麟瑞奏俄酋欲至吉林。理阻不服一摺。據稱俄官石沙木勒幅等乘坐輪船。帶領兵役多名。向松花

江上駛。聲稱欲由三姓往見吉林將軍。議辦要事。經景綸等派員迎阻。堅不允從。並在沿途覜繪山川形勢。已於本月初七日。行過胡爾哈河向小古洞河一帶上駛等情。並據議政王等面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接到該將軍等咨文時。業經照會俄國駐京公使。據理與之剖辯。現尚未接照覆。吉林三姓等處。並非條約內所載准行通商地方。該酋恃强深入。理阻不服。且沿途繪寫山川形勢。包藏禍心。深屬叵測。現在該夷輪船已向松花江上駛。越過三姓。將抵吉林。著景綸。麟瑞於該俄官到城來見時。告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已照會該國住京公使。由三姓至吉林。均非條約內准行通商地方。按約辯論。令其即行回國。

並仍揀派兵勇。加意防維。如續有夷船肆行闖入。即當妥爲理諭。毋任沿江上駛。並飭令三姓副都統等。一體嚴密防範。以固邊圉。毋稍疏懈。

乙丑。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上年七月間。欽奉

簡派。作爲全權大臣。辦理和國通商條約事務。曾於八月二十四日。與該國使臣嫠大何芝議定條約十六款。公同畫押。聲明以一年爲期。於上海或廣東地方互換。當經聲奏

聖鑒在案。茲於本年五月十一日。該使嫠大何芝遣員伯飛鯉到津。呈遞照會。內稱上年在天津所立條約。現奉該國仍命

該使在廣東省城。互相交換。懇為奏請
大皇帝特派大員。前往廣東省城互換等因。當查和國條約。應以
本年八月二十四日互換。為時尚早。即告以應俟屆期一
年。當為奏明辦理。現在伯飛醒復因期將至。來署面懇。自
應據情請
旨。派員互換。以符原議。並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原定條約。咨送內閣。恭用
御寶後。封發廣東交
派出換約之員。祗領辦理。
御批。該衙門議奏。單併發。

和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天津准貴大

臣所立條約。經於同治三年正月十一日。蒙本國上諭批

准。諒

貴國

大皇帝亦無不批准矣。按和約第十六款內稱條約立定。俟

御筆硃批。一年期內。各派大員。於天津或廣東地方會晤。互相交

付等由。茲本國仍命本大臣專主換約事務。於廣東省城

互相交換。為此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來文。奏請

貴國

大皇帝特派大員會同

硃批條約前來廣東省城會晤互換望速望切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七

日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稱荷蘭國公使蔡大何來遣

員伯飛鯉到津呈遞照會以上年在天津所立條約請派

大員在廣東省城互換等語本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單併發欽此臣等查荷蘭國議立條約係於上年

八月二十四日在天津與崇厚公同畫押約內第十六款

載明一年期內或在天津或在廣東地方會晤互相交付

等據現在已屆一年互換之期該國公使懇請奏明

派員前往廣東互換。與原議在廣東互換之約相符。臣等擬請就

近在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二員內

簡派一員。與該國公使接晤。將上年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按照歷次成案。將和國漢洋合訂條

約一本。恭用

御寶。發交三口通商大臣。遣齎廣東。交

派出換約之員。祗領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荷蘭國換約屆期

請派員互換一摺。荷蘭國前立條約。載明一年期內。或在天津

或在上海互換。茲屆換約之期。據該國公使婁大何文呈遞照

會。内稱請派員前往廣東互換等語。著派郭嵩燾將上年與荷
蘭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其條約各本。俟崇厚派員齎送至廣
東時。即著郭嵩燾祗領辦理。並令軍機處將寄諭摘錄一併發
往。如該使索看憑據。即可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
軍機處備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崇厚遞到該使照會
一件。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中國語言文字。外國人無不留心學
習。其中之尤為狡黠者。更於中國書籍。潛心探索。往往辯
論事件。援據中國典制律例相難。臣等每欲借彼國事例
以破其說。無如外國條例。俱係洋字。苦不能識。而同文館

學生。通曉尚需時日。臣等因於各該國彼此互相非毀之際。乘間探訪。知有萬國律例一書。然欲徑向索取。並託繙譯。又恐秘而不宣。適美國公使蒲安臣來言。各國有將大清律例繙出洋字一書。並言外國有通行律例。近日經文士丁韙良譯出漢文。可以觀覽。旋於上年九月間。帶同來見。呈出萬國律例四本。聲稱此書凡屬有約之國。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參酌援引。惟文義不甚通順。求為改刪。以便刊刻。臣等防其以書嘗試。要求照行。即經告以中國自有體制。未便參閱外國之書。據丁韙良告稱。大清律例現經外國繙譯。中國並未强外國以必行。豈有外國之書。

轉強中國以必行之禮。因而再三懇請。臣等窺其意。一則誇耀外國亦有政令。一則該文士欲效從前利瑪竇等在中國立名。檢閱其書。大約俱論會盟戰法諸事。其於啟釁之間。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第字句拉雜。非面為講解。不能明晰。正可藉此如其所請。因派出臣衙門章京陳欽李常華方濬師毛鴻圖等四員。與之悉心商酌刪潤。但易其字。不改其意。半載以來。草稾已具。丁韙良以無貲刊刻為可惜。並稱如得五百金。即可集事。臣等查該外國律例一書。衡以中國制度。原不盡合。但其中亦間有可採之處。即如本年布國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國船隻一事。臣等暗

採該律例中之言與之辯論布國公使即行認錯俯首無詞似亦一證臣等公同商酌照給銀五百兩言明印成後呈送三百部到臣衙門將來通商口岸各給一部其中頗有制伏領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此項銀兩即由臣衙門酌提三成船鈔項下發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外侮之來多由內患之不靖咸豐十年秋間英法兩國由天津海口內犯皆因髮捻各匪南北滋擾中國紛紛征調是以乘虛而入肆其要求迨十一年各國住京以後旋值杭甯失守蘇常繼陷各公使目擊情

形。遂疑中國以後難於復振。往往於言詞楮墨間顯市相幫之情。隱含輕視之意。雖其時英國請在天津上海。代為練兵。法國派勒伯勒東等防守甯郡。而常勝常安等軍。外國皆准洋將管帶。紛紛相助。亦似深為中國設籌。其實不過陰為保護各口買賣起見。惟卜魯士間持正論。嘗謂目前雖可暫資外國相助。究竟中國總以不借外國之力為佳。並威妥瑪與臣等論及練兵必須練將之事。亦謂練將最關緊要。將來統帶。總須中國將弁。不可假手外人。此項議論。雖難信其盡由實衷。而其說要不無可採。是以臣等愚見。總以力圖自強為主。歷於奏片內剴切上陳。誠以借

助外洋。本非上策。祇可假教練之名。陰習其法。不可將攻剿之權。全授其人。幸而常勝軍自白齊文滋事以後。所換英國戈登。人較馴順。又得李鴻章善為駕馭。遂能將蘇常一帶郡縣並蘇州省城。以次收復。彼時臣等默觀東南大勢。兵威既振。賊膽已寒。金陵死守孤城。斷難久踞。無須再借洋人之力。因持定主見。乘勢與卜魯士言明。金陵不用幫助。當議定撤退常勝軍。專用中國官兵圍剿。不月餘而金陵收復之報果到。十數年賊踞堅城。一旦將士用命。便能舉拔。未必不出洋人意料之外。臣等已將金陵收復一事。函致各國住京公使。咸使聞知。俾知中國力量。未嘗不

能辦賊。庶使從前輕視之意。各自爽然。至卜魯士雖已回
國。惟伊瀕行時曾諄囑金陵收復後。務須寄知。俾釋惦念。
臣等公同商酌。除函致威妥瑪外。現議由臣等公同另給
威妥瑪一函。託其將金陵收復情形代爲函知卜魯士。一
則不沒其臨別殷殷之意。一則使彼國中知中國能自振
拔。不可稍存輕視之見。謹附片陳明。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前來
諭旨。賞給戈登章服四襲。當經奏明由臣衙門所收三成船鈔項
下。提款置辦在案。查英國兵官戈登。隨同李鴻章出力收

復蘇常一帶各地方。前奉

諭旨賞給章服。臣等以此次章服。將來該兵官帶回該國。必將極力誇耀。侈為美談。若由外置作。或胥吏經手。恐有草率。不足以彰

天朝服物之盛。是以奏明由臣衙門自行購備。並因前奉

諭旨。戈登賞穿黃馬褂。外國深為寵榮。因於章服內特置黃馬褂一件。以及隨同章服之翎頂佩帶等項。務使一律華贍。以彰

異數。時值美國公使卜魯士回國。來臣衙門告辭。臣等因陳之於庭。令其閱看。該使亦深為賛嘖歎羨。茲於七月二十六日。

統交總稅務司赫德。由火輪船寄至上海。交通商大臣李鴻章轉交戈登祗領。其價銀共七百九十一兩有零。即在臣衙門三成船鈔項下動用。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西洋使臣阿穆恩。前由上海寄來照會。意欲亟圖轉圜。臣等以未便急於遷就。示之以弱。仍給予照會。與之辯論。俟該使再來相求。茲於七月二十日復由該國在津領事官左欣那。送來該使照會一件。內稱將所提條約前事。代該國政解明。如決詞互換。立即前赴天津等因。臣等公

同商酌。該使既來仍回天津換約。是其矜驕之氣。已經挫折。若再堅執不允。轉瞬即逾兩年期限。恐因此藉口。別生枝節。前次所以力與爭論者。緣該使不俟屆限。先期前來。防其別有要求。必須設法杜絕。為先發制人之計。且來此極力辯駁。儻能將澳門設官一層。加以收租。於中國稅務亦為有益。即使其決裂而返。將來執定未滿二年期限。亦不患無詞折服。今期限已屆。該使照會內所言。皆係答我詰問之事。此外並未過肆要求。自應藉此轉圜。因給予照復。仍將領事官不得派商人一層。再與申明。澳門設官一層。仍案而不斷。留作有餘地步。並將該國侵占三巴門外

界址。應早為清理之處。先行揭破。雖明知該國盤踞已久。
未必即肯退還。但有此詰責。應可杜其後來再有侵占之
事。仍約其迅速來津互換。使其無可藉口。該使阿穆恩接
此照覆。自必剋期來津。求換條約。一俟抵津有日。再奏請
將該國條約。蓋用
御寶。先行頒發來津。以備互換。
御批。知道了。

大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本年六月初六日來文。所有辯駁
之事。本大臣莫不回答。和約章程。已經大西洋大君主批

准而行。本大臣因此受命而來。特為互換和約。貴大臣謂
情願互換。宜先解所提條約前事。本大臣代我國政解明。
一如第八款內。謂領事官不得派商人。此若
大清國政問討必行。二如駐澳之中國領事官。此若
大清
大皇帝願意設立其權辦事。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官駐劄澳門
無異。此乃該九款底所載也。貴大臣如意決互換已定和
約。本大臣立即前赴天津。以為互換之舉。為此照覆。
給大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七月二十日。接准貴大臣六月二十九日來文。

代貴國政解明條約。稱領事官不得派商人開討必行。此
層與條約相符。望貴大臣速即照辦。至駐澳中國領事官
一語。偏查條約。止有

大清國

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劄澳門字樣。並無中國領事官字樣。
且中國官制。亦無領事官名目。何得硬加以中國領事官
之名。貴大臣尚未推求漢文條約之意故也。再澳門地基。
向以三巴門為界。近日有人自澳門來。言及前數年間。貴
國人竟將三巴門以外之地侵占數里。此層亦應早為清
理。將侵占之地歸還中國。方昭和睦之誼。想貴大臣意在

和好。定不存侵占之心。今貴大臣既情願互換和約。希即迅速前來天津。彼此互換。至於應議各事。亦即查照貴大臣前此豫言明之意。於條約互換後。再為理論明晰。以免互相生疑可也。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奴才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三月初九四月初九五月十二等日。欽奉

上諭三道。並照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奴才等二月初十日陳奏分界事宜原摺。先後行令照辦前來。遵即恭錄

諭旨。咨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犁將軍參贊大臣等不時嚴密偵探。如有俄國兵隊。前來卡外。私立鄂博。即當妥為攔阻。

不得稍有疏懈。各城所屬人眾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妥辦之處。迅速查明。一面具奏。一面咨覆前來。免致臨時趕辦不及。訢等前於本年四月初五日。接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來覆文。仍堅執該國議單。毫無更改。方肯前來換約。於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兩層。均不允從。並云能否照依伊等議單應許。迅即咨覆。該國或派分界大臣來塔會議。或將該分界大臣撤回停辦。訢等當即擬給照覆。按照原定條約。與之申明該使臣議單所指界址。其中多有含混不清之處。與我索倫四愛曼。及我所屬蒙古人等住牧生計。窒礙攸關。將來立界時。致啟爭端。與貴國亦無

裨益。前經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大臣議定。仍令兩國分界大臣。妥商辦理。本將軍等豈敢照依含混不清之議單。即為定議。惟有按照條約。及貴國所指議單。酌量各該處情形。約貴分界大臣前來。妥為商辦。貴總督或仍不肯令分界大臣來塔商議。撤回停辦。亦應將停辦幾年咨覆。以便屆期案辦。嗣於五月二十三日。接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文。復以 奴才等不遵我國指示。偏執講解條約。欲占不應得之地。並稱將該全權大臣所指。已經我國允准。邊界附近住牧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及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均為該國所屬之人。其所指界址。

謂為我國已經應允。該國或派兵隊在彼常川住守。或不令兵隊越出界外。與奴才並無干涉。今奴才等將照依該國議單所指界址。毫無更改。全行應允。會晤時並不爭論之處。趕緊照覆。伊即派分界大臣前來會辦。否則即將該國大臣撤回。勿庸再訂後期。又云兩國既照該國議單內界址應允。其邊界之事。自應作為已經斷結而論。今奴才等咨行伊犁將軍。派員前往庫什木倫地方。請同該管貿易色克德爾官。沿途妥為護送。並節錄我總理衙門去年七月二十七日給該國署住京全權大臣照會前來。奴才等查色克德爾官。應否接回。咨行常清查照酌辦。邊界之事。若不會

曾再為駁詰。一面約該使臣前來。誠恐賴為我已允許。再

四熟商。惟有欽遵

諭旨指示各節。復與之詳細申明。總以兩國大臣在京議定條約

為準。不得稍有含混。所以我國總理衙門前行照會。令兩

國分界大臣准照議單妥商辦理。非全照議單即為辦結。

查妥商二字。係因議單有與條約不符之處。即為不妥。自

應會同公商。如毫無窒礙。方謂之妥。是我總理衙門所准

者。係指議單與條約相符之處。非不符之處。亦概允許也。

本將軍等所較者。係議單與條約不符之處。若相符之處。

並未一概阻止。我國在京在外大臣。總以條約為主。毫無

歧異。至貴總督所云。我國所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哈薩克布魯特等。均應歸為貴國所屬一節。查原約內並無載有分人一字。本將軍等更難允准照辦。至云邊界之事。自應作為已經斷結而論。查分界一事。必須由兩國分界大臣。會同議定。均無異詞。互換信約後。始能謂之已經斷結。斷不能以貴國自定之議單。即作為斷結。今貴國既不肯派員前來會辦。又有停辦之言。查兩國前在京城原定條約。內載有西界商辦。不必限定日期之語。貴總督接見此文。或即令分界大臣。迅來塔爾巴哈台。會同本將軍等。按照條約。及議單妥為商辦。抑或貴總督仍照前咨

稱撤回分界大臣。停辦勘界事宜。本將軍等不能在塔久候。止可照貴總督所稱停辦。即回本任。再候後期。即將某年復來會辦之處。切實咨覆前來。以便再行會辦。至就未換約。卡外之地。原係我國地面。兩國均不得派兵隊在未定之界。私行住宿。儻貴國先派人前來。私自侵占。我國定必派人攔阻。彼時粹啟釁端。係由貴國先肇等情。已於六月十九日。行文該西悉畢爾總督。訖。該總督接見此次照覆。即派分界大臣來塔復議。則係有意了結。奴才等令其或讓地。或仍准照舊游牧。相機籌辦。妥為定議。儻該總督因有商辦二字。仍前狡執。不派分界大臣前來復議。亦不確

切說出。照約繳歸。奴才等止好擬給照覆。暫緩辦理。俄人詭譎。難保明春不派兵隊。在我各城所屬卡外滋擾。恐嚇。奴才等惟有嚴飭各邊卡。並行文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犁各將軍大臣不時偵探。暗中嚴防。並飭各屬蒙古及內附之夷人。同心捍衛。自固藩籬。儻有俄人前來強占地址情事。即當正言阻止。並加意撫綏內附人眾。俾不致為俄人誘脅。即或俄人肆出滋擾。見我無隙可乘。或能自思轉圜。前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稱。現查卡內之地。均有關礙蒙古游牧。儻至萬不得已。必須安置之時。僅可在北八臺等處。量為變通。暫行安置。臨時有無掣肘。尚難豫定。入

准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等咨稱卡內地面。俱係喀
爾喀蒙古部落王公等世守游牧處所。誠恐該王公等不
肯讓出。現經具奏。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該王公等妥爲商議。讓出地面各等語。是烏
科二城。籌辦安插蒙古人衆。均未落實。奴才明誼自應折回。
先至科布多與廣鳳等詳細酌商。再回本任。與麟興等妥
爲布置。至奴才等前次奏調伊犁協領扎珠哩烏勒西春。總
管德格都。已於六月間先後抵塔。面詢伊犁安插哈薩克。
布魯特索倫四愛曼人等。回稱之語。與將軍常清前咨各
情無異。俟俄國何時會議。即令該委員等將有礙各情。向

其竭力辯駁。詳陳利害。或可冀其稍為退讓。現在塔境俄

國春間派來兵隊。已陸續撤回一半。其餘尚在塔穆爾達

坂住紮。並無私立鄂博。建房滋擾情事。合併陳明。

御批。該衙門議奏。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車林敦多布奏。奴才等前准科

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呈。於六月初八日。被俄人將我

查邊弁兵拘去。嗣委員存保等陸續旋回。稟稱筆帖式等

奉派會同扎薩克幫扎巴扎爾扎布等。於五月初三日起

程。前往查閱哈屯河。於是月三十日。行抵阿勒坦淖爾烏

梁海游牧察罕佈拉當蘇地方。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

管聲稱。俄官吩咐。不准爾們往哈屯河去。存保等差烏梁
海昆都告訴俄官。我們係奉
旨前來。閱我國邊界。俄官言說。將
旨意拏來我看。或有印文。抄寫我們俄國字樣。存保等答以我國
將軍大人每年循例派員巡查我們邊界。向止與我們所
轄地方行文。不與別處行文。並有查邊執照木牌。俄官言
說。既然循例之事。我們亦不攔阻。存保隨詢俄官係何官
何名。據烏梁海章蓋言稱係一品將軍。名嘆古爾那德唲。
存保等行抵庫克烏蘇。嚮導兵格德克返回報稱。彼處原
堆鄂博蹟址被人拆毀。六月初六日行到察罕布拉克河

岸。過河約有六十餘里。抵哈屯河。見有哈薩克數家。初八日折回庫克烏蘇。途次突有俄國兵隊攔阻道路。倡令存保等到該俄人住牧。見伊上司。踰三日。俄人將委員等原領木牌子留下。交給俄文一紙。於十一月將我們送到昌吉斯台卡倫。交給侍衛德山。復遺俄文一紙。並向侍衛德山索取蒙古文字去訖等語。奴才等詰以既經俄人說奉

旨之事。不能攔阻。何以折回又被拘去。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等。與俄羅斯是否相屬。據存保聲稱。俄人阻路。勢甚強橫。若向其爭執。恐以我先肇釁。有所藉口。若不隨其前去。又恐示之太弱。有傷體制。至該俄人住牧。見伊酋目。盤詰查邊

原委。揆其大意。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自稱該國地
面。不准中國人往來。存保等於五月三十日。欲由察罕佈
拉噶蘇前進。該烏梁海章蓋克什登格曾言人馬俱在俄
官那邊當差。一時不能備齊之語。並見遇有往來俄官。該
總管等即去請安。其有無從順俄人。難以測度各等語。奴才
等前奉
諭旨。揀派委員探明路徑。並查明科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
有無俄羅斯兵隊等因欽此。茲派委筆帖式存保等前往查閱
哈巴河一帶疆界。路遇俄人兵隊阻截。並將該委員等拘
去。賺去木牌。遺下俄文。未傷官弁。叵測情形。實難理諭。擬

請聽候分界大臣與俄使劃定界址換約後。究由何處為
中國之地。何處為俄人地面。建立界牌。擬定章程。再行派
員往查。刻下責成科布多大臣遇有查辦阿勒坦淖爾烏
梁海人命盜案之便。藉為密查該處邊界。及有無從逆之
人。隨時具奏。庶免俄人猜疑。
御批。該衙門議奏。
麟興等又奏。奴才等於七月初十日。據署唐努烏梁海印務
章京扎木色楞並管理津吉里克卡倫侍衛阜保等呈報。
六月二十七日。津吉里克阿源。見有俄羅斯十六名。侍衛
阜保。即與章京扎木色楞前往詢問。據稱係塔什罕所屬

人丁。在本游牧貿易。中途偶遭雨霧。迷失路徑。越界誤到

爾們地面。侍衛等與烏梁海章京商議。飭令所屬兵丁。將

此十六名俄羅斯。照料回原游牧訖等情呈報前來。已劄

飭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嗣後凡遇俄人越境。必須善言開

導。照料回伊游牧。不可供其烏拉。任其逗遛。以致將來有

所藉口。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辰。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前因俄官石沙木勒

幅等越境恃強。乘船深入。當於十六日馳奏。嗣據三姓阿

勒楚喀各副都統烏拉總管先後咨報。均於俄船經過處

節向堅阻。置若罔聞。並據伯都訥副都統派員探明法士

隨俄人板船同行等情。當即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

辦在案。俄船於七月二十日酉刻抵省。停泊江心。令通事

奈登乘坐隨帶舢舨登岸。至街道廳投見。禮貌尚恭。經奴才

等先期派出熟諳清蒙語之佐領那斯洪阿年滿助教官

穆克登額與之接見。據稱俄國二品官石沙木勒幅同三

品官車拉尼揚乜幅。欲面見將軍。商辦要事等語。奴才因思

該俄酋等既未親身請見。若遽登船與之聚會。恐與體制

不宜。隨令該佐領那斯洪阿等。諭以我省現有承辦處大

員副都統銜協領常明。協領明祿。稟辦邊務。有何公事。爾

國大員。可與相見商議。該通事旋即回帆。因思彼此既稱
和好。固當拒之以理。猶當撫之以恩。隨於次日粗備茶糖
酒果。仍派佐領那斯洪阿等送至船上。藉窺人數。該酋頗
為感謝。該佐領等詢以究何公事。並未實言。詰以原稱文
移。又不投遞。惟令通事堅欲求見。該佐領等答以和約原
無兩國大員。覿面議事條款。吉林又非通商之區。爾等竟
坐輪船。深入松花江內。本屬錯誤。往復剖辯。該酋詞窮語
塞。顧而言他。稱欲赴街購買零物。該佐領等許以代買。令
其毋庸上街。該酋隨開單遞給。詢以船中人數。則稱四十
餘人。並有婦女數口。該佐領等回岸稟報前情。當經飭令

地方官即將單開各物購備發給。概不受價。免致藉詞。後忽有隨從俄人十餘名登岸遊行。欲以洋錢自買諸物。因見舖家不理。復被兵役攔阻。即經回船。該酋於二十二日未刻。令通事登岸。執持清字俄文一角。並備還物價洋錢十七圓。外送回禮酒果雜物數色。徑至街道廳遺放。不候回話旋船。拔錨順流東去。閱其所具清文。大略以奴才等不相接見。指為與約不符。而其所為何來。迄未洩露一字。是何居心。實難懸揣。如有所要求而至。則尚未會面。何以遽爾回帆。儻覘探形勢而來。則包藏禍心。勢必乘機復至。任其往來。定貽後患。若從嚴阻止。必起釁端。惟有聲請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速與住京俄使。據約辯論。弗任越界。以敦和好而靖邊庭。至其留遺各物。因難全數收受。轉致有所藉詞。儻或一概擲還。又恐疾之太甚。躊躇審酌。擬將洋錢備具文移。專差送交烏蘇里口俄官。轉行遞還石沙木勒幅等查收。其回送酒果等物。給發在事兵弁充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綸等奏。俄酋石沙木勒幅等乘坐輪船。駛抵吉林。欲面見該將軍商辦要事。經景綸等派令佐領那斯洪阿等諭令該夷酋與常明明祿相見商議。並詢以因何公事。該夷酋並不實言。旋遞來清字俄文一紙。稱該將軍不與接見。與約不符。遂即回帆東去。其因何前來。始終亦未洩露等語。吉

林三姓。本非通商地方。此次俄夷違約越界。其曲在俄。該夷酋既稱欲面見將軍。商辦要事。景綸等固不宜自行往見。致乖體制。然亦何妨傳其來見。責以違約越界之罪。以折其虛憍之心。並可詢悉該夷來意。以憑辦理。乃計不出此。反令該夷得所藉口。且任令沿途繪畫山川形勢。來去自如。究竟因何前來。該將軍等仍茫不知悉。似此畏首畏尾。豈不令外國人輕視邊臣。益復毫無顧忌耶。至總理衙門。與該國住京公使爭論。若不知該夷因何前來。亦無從與之辯難。該將軍身任地方。既不能阻其不來。又不敢傳見該夷。據理駁斥。殊不知所辦何事。現在俄夷船隻。尚未駛出三姓烏蘇里江口。難保不復回帆上駛。著景綸

等即將以後續辦情形。隨時馳奏。如該夷仍欲求見。即著傳令來見。按據條約。與之駁詰。無再仍前顢頇了事。

湖南巡撫惲世臨奏。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一道等因。欽此。查田興恕前已據報起程。是以未再派員前往。嗣詢問鎮筸來人。僉謂田興恕疲緩性成。必難如期就道。臣聞信焦急。乃加委候補道王條告星馳赴筸守催。現據候補知縣呂鳳藻稟稱。田興恕自六月初一日動身後。每日僅行二三十里。又在乾州修墓。遲延數日。在永綏病痧。遲延數日。該員婉詞勸導。正言催促。於七月初一日始

抵秀山。四川委員涪州知州姚寶銘已在秀山相候。即於
是日交替接解。會同姚寶銘稟報等情。所有田興恕抵秀
日期。理合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惲世臨奏派委知縣呂鳳藻押解田興恕
於七月初一日。行抵秀山。即將該革員交四川委員姚寶銘接
替管解各等語。田興恕由湘入川。疊次遷延。爲日已久。目前計
已行抵川省。著崇實駱秉章妥爲羈禁。不可稍涉大意。並將該
革員到省日期。先行馳奏。此事從前業已延擱。此時亟宜迅速
完結。免致別滋事端。著崇實駱秉章等懍遵疊次諭旨。悉心辦
理。並洽會勞崇光張亮基將該革員應得罪名。妥議速奏。事關

中外大局該將軍等必能斟酌盡善也

惲世臨又奏。衡州湘潭焚毀教堂一案。臣前在藩司任內。隨同陞任撫臣毛鴻賓督飭各該縣賠修。湘潭久經竣工。衡州由衡陽清泉兩縣。發給修費。交各教民自行修復。各教民均已樂從。前經陞任撫臣毛鴻賓奏明在案。本年正月主教方安之自鄂來湘。督臣官文派員護送。沿途並未停留。到省後士民聚觀者多。臣復委員彈壓勸導。即日開行。幸未滋生事端。其時衡州府知府張士寬方署理衡永道篆。臣知該員明白精細。能顧大體。即委令將兩處教堂事件。一手辦理。方安之抵衡。適值舉行科試。士子雲集。張

士寬暫令方安之寄居鄉閭內撫外柔因勢利導尚獲相安。所有衡潭兩處教堂業經各該縣教民具結領管其被焚書籍等項及教堂內應行修葺之處按照陞任撫臣毛鴻賓議准條款酌給錢文亦經具結承領並取具方安之收單。該主教暨教民等均稱辦理持平。同深感激。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